

# 那桥，那炊烟

□刘永华

在C城的东南方向20公里处，有一座比较窄的混凝土桥，桥的南面有一对常年卖烧鸡的老夫妻，于是这座桥在当地被称为“烧鸡桥”。就是这座桥，它见证了两个凄婉的爱情故事……

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当时的生哥是典型的“大帅哥”。他一米八多的个头，穿着时髦，天资聪慧。他的爱好更是广泛，吹拉弹唱无所不能，如口琴、笛子、二胡、琵琶等乐器，在他的操弄下，总会有一曲曲美妙动听的音乐流淌出来。

20世纪70年代的农村，物质、文化极度匮乏，大部分家庭只有一个话匣子（碗口状的有线广播喇叭）。在这样一个单调沉闷的生活里，活力四射的生哥就像一块磁铁吸引了众多男女青年围绕在他的身旁。有着县城居民户口的白菊姑娘，就是他的忠实粉丝之一。

白菊身材高挑、青春靓丽，她从小在遥远的南国广东长大，她的父母一直在思念着家乡的亲人和故土。终于，在她19岁这年，父母带着她回到了自己北方的家乡。而家乡的贫瘠，特别是那乏味的文化生活是她始料未及的。当时生哥在公社直属厂子里上班，在农村是人人羡慕的“工人”。每天晚上下班后，他骑着擦得铮亮的永久牌自行车急切地向家中飞驰，他知道，那远处袅袅升腾着炊烟的村庄里，有一位姑娘在等待着他。

他弹奏着，她欢唱着。特



别是豫剧《朝阳沟》《沁园春·雪》等，这欢快流淌着的音符，就像大山里甘甜的泉水滋润着他们干涸的心田。这时，他总是鼓起腮帮子，眯着眼睛，用口琴或者笛子陶醉地吹奏着，那双脚和着曲子优美的旋律，轻轻拍打着脚下的黄土地……

她感觉身体不舒服了，他急忙用自行车载着她去公社卫生院检查看医生；她织毛衣的针不顺手了，他找来铜条在自己工作的车床上加工打磨好，骑着公社邮电所的电驴子送到她手上——他们相爱了！

在双方家人不知情的情况下，一个飘雪的日子，在C城的一家照相馆，完成了他们人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爱的“集结号”——合影照。这一年的夏天，白菊积极响应县里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”的号召，报名到烧鸡桥旁边的农场学习锻炼。从此，多少个晚霞他们在桥头旁依偎在一起，诉说每日的想念，畅谈未来的人生理想，桥下，静静流淌着的河水是他们最忠实的听众。然而，他们始料未及的一场暴风雨悄悄降临了。

生哥虽然在社办工厂上班并按月领取稳定的工资，但仍然是“农民”身份。对于吃商品粮供应的城里人白菊来讲，生哥就是“乡下人”。白菊的父亲似七月的雷公终于发怒了：“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妄想！”

他们在爱情的道路上艰难地抗争、跋涉。最终，没有挣脱禁锢在他们身上的这个无形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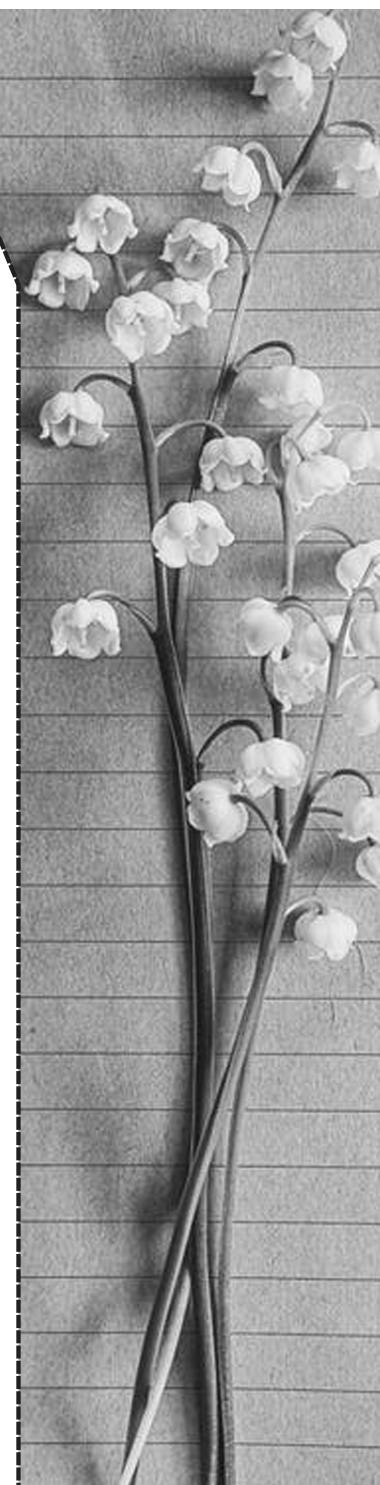
封建枷锁。也是赌气，生哥的父亲说：“顾不得这俩孩子的感受了，咱家也有尊严，绝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。”很快，家里人给生哥物色好了对象，马上结婚。

生哥的小弟弟最后一次跑到白菊所在的农场里担任信使。“三天后我就要结婚了，我实在没有办法了，原谅我吧，忘掉我吧！”生哥紧紧抓住白菊的双手抽泣着说。开始，她只是低头安静地摆弄着自己的手指甲，突然歇斯底里地哭喊并用拳头不停地捶打着他。他就像一个雕塑人，低着头，任由她的拳头胡乱地捶打，委屈的泪水滴湿了脚下的草地。

他默默送她到宿舍的门口，就要分别了，永远地分别了。他俩相视无语，互换了手表，就在白菊刚要转身离开的一瞬间，生哥突然把白菊紧紧地抱在怀里，许久，白菊挣脱开来哭泣着跑去。月光，就像一笼青纱紧紧地追赶着包裹着她渐渐远去的身影。

据白菊同一个寝室里的人说，自打她晚上从外面回来后，一夜无眠，一夜哭泣，一夜自言自语。第二天天刚亮，农场和她老家的人赶紧带她去医院看医生，他们都说她像是疯了。

现在，他们生活在同一座城市，各自家庭幸福美满。生哥的弟弟后来回忆说，烧鸡桥旁，那撕心裂肺的哭诉成了他幼小心灵中永远挥之不去的记忆……



## 坤叔

□杨洁

我的启蒙老师姓杨，名坤，论辈分，我该喊他叔。坤叔自幼双脚没有踩过学校大门。但是，他识字比较多，毛笔字写得出类拔萃，算盘打得村里无人可比。他见识比较广，社会知识比一般乡下人广博，是村里首屈一指的庄稼汉子乡土文化人。

听村里老人说，坤叔幼时家贫，父母无钱供他上学读书，为了学认字，长知识，增才干，一有空，他就步行十多里路，跑到姑母家向两位读私塾的表哥学知识。两位表哥见他聪明伶俐，勤奋好学，都特别喜欢教他，便把自己读过的幼儿启蒙书籍送给他，并且一字一句地教他。日积月累，在两位表哥的热心教导下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他的文化水准、社会知识，眼见得水涨船高。在文化人奇缺的村里，他把自己所学的知识，全部融入到父老乡亲们的日常生活中。

邻居家儿子订婚下聘，请他写“恳”帖，女家接受了男方的聘礼，请他写“允”帖回敬。“允”帖写好后，还要拿出“历书”，根据男女双方的生辰八字，为双方“查好”，就是查双方结婚的吉日良辰。结婚时，还要为男方或者女方写喜

联。年轻人拜把子，请他写“金兰帖”。哥哥的儿子过继给弟弟，或是弟弟的儿子过继给哥哥，请他写“过继帖”。街坊中，谁家的老人去世了，或者给去世的老人过三周年，请他去主持料理事务，写挽联，写牌位，安排招待客人。当然还有一些民事契约、土地契约也要请他挥笔落款当见证人。尤其是春节来临，坤叔比其他人更忙，家家户户送到他家的梅红纸，一卷一卷地摆满了一大桌子。他从农历腊月二十就提笔为邻居乡亲写春联，一直写到腊月三十上午，年年挥毫，岁岁如此，他的字也练得端庄秀雅，刚劲有力。乡间无朱砂，红土为贵，他成了名扬乡间十里八村的庄稼汉子乡土文化人、土秀才。

后来村里办起农民夜校，提高农民文化素质，坤叔理所当然被推选为夜校教师。当时，我随父母刚从安徽省泗县农村回到老家，九岁了还没有上学读书。坤叔问我：想不想读书、识字？我说：做梦都想，就是家穷，读不起书。于是，他就让我跟他在农民夜校里学认字，学读书。

坤叔教课灵活多样，从不刻板、教条。他教学员识字时，经常

用民间通俗易懂的字谜启发大家。比如，他教认“六”字时说：一点一横，俩眼一瞪，然后再写到黑板上。学员一听就懂，一看就会写。又如教学员认“心”字时，他先说：一个小瓢叉，撂进去仨豆蹦出来俩，非常形象有趣儿，又特别好写、好记。他教得有声有色，学员学得兴致勃勃，有滋有味，越学越想学。

坤叔在村里教了几年夜校，后来又当会计。他活到八十多岁才去世，村里人都非常怀念他，他教的字谜七十多年了，至今，仍然在村里人口中一代一代地流传着。

现在虽然已经电子时代了，然而在农村为儿女订婚、结婚，仍然需要找人写喜帖、喜联，老人过世了，仍然需要有人写挽联、照应事。但是，坤叔走了，像他这样自学成才、最实用的庄稼汉子乡土文化人，在乡间村落里已经断层了。

我跟坤叔上了一年夜校，认识了许多字，上小学的时候，李老师让我读一年级的课本，我很流畅地读完。李老师说：你从二年级开始读书吧！

坤叔用字谜教学员识字，在我一生的文化生活中，已成了永恒的记忆。

## 初秋感怀

□乔莉

漫步幽静的小道  
不时飘落一片黄叶  
炽热还没褪去  
秋，就迫不及待地来了  
诗人笔下的秋  
是如此的伤感  
而我却不然  
我爱它凉爽的风  
丝丝如织的细雨  
狭缝中不知名的野花  
还有那满山累累的鲜果  
陌野的山楂宛如红豆  
让人心生无限思恋  
满坡的苹果压弯了腰  
祈祷人们平平安安  
那地里刨出的花生  
香香甜甜颗粒饱满  
捧在手心仿佛又回到了童年  
玉米地的秸秆  
比甘蔗还甜  
扒几块红薯  
烟熏火燎抹成了花猫脸  
抓几只金秋的蚂蚱  
烧烤串串  
秋是季节的一半  
人生何尝不是如此  
莫叹鬓染秋霜  
金色人生依然绚烂

## 英雄

（组诗）  
□殷修亮

### 刘胡兰

铡刀  
是铡草的

您，也是一棵草  
野火烧不尽的草

### 杨靖宇

弹尽粮绝，您仍凛然而立  
从您腹中剖出的树皮和棉絮  
晃得鬼子拿刀的手  
不停地战栗

那棵被您依靠过的扭脖子树  
在您走后，成了  
东北抗联的魂

### 赵一曼

粗瓷大碗，盛水盛饭  
还盛着一个个感天动地的故事

至今，那匹昂首嘶鸣的白马  
依然驮着您，在共和国的版图上  
驰骋不息